弘簡錄

弘簡錄卷一百七十六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道學　宋九之一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初名敦實避諱改天資英睿聞道甚早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世以爲知言敦頤嘗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伊尹顏淵大賢也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論作聖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論處己曰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論文學曰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論天下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作太極圖易通妙契千百年以來不傳之遺旨上以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道統之緒下以啓發後來諸學者河南程珦使

其二子顥頤往受學焉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淵源于此河東人侯師聖學于二程未悟令訪敦頤留對榻三日還自謂有得曰如見天之廣大頤亦驚異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如此初以舅鄭向蔭補分寧簿滯訟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爭不聽乃委手板出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遷桂陽令治績尤著徙知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愬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恒以汚穢善政爲恥歷合州判官通判虔州知郴州趙抃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行部不憚煩勞雖瘴且遠按察必至尋有疾求郡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

稱爲濂溪先生卒年五十七嘉定十三年賜諡元公紹定末李心傳乞以敦頤司馬光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七人列於從祀淳祐元年詔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二子壽燾燾官至寶文閣待制

程顥字伯淳高祖羽曾祖希振祖遹皆葬河南遂居之父珦字伯溫由黃陂尉知龔州擢守廣漢見成都隱君子治篾箍桶爲業就視所挾冊乃易也欲擬議致詰篾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發問曰二陽皆失位珦渙然若有所省後累轉中大夫致仕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顥資禀純粹渾然天成加以克養有道年十五六即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反求諸身而自得之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欲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

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騖高遠卒無成功故著論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卑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累數百言皆深闢二氏之學又與張載論定性書語備弘道錄登進士調上元簿遷晉城令熙寧初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改監察御史裏行神宗數知其名數召見因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王安石執政更張庶事中外不以爲便顥被旨赴都堂議事值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進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愧屈。自安石用事顥一語不及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

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乎正使徼倖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罷言職嘗言新法之害吾黨不能以至誠感動上意適以激成之耳安石敬其忠信不深譴但出提點京西刑獄固辭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薦以爲已所不如顥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親往啓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顥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爲果不敢言曹村埽決顥謂郡守劉渙曰曹村

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畫盡以廟李見付濱從之斯彌至決所激諭士卒命游泅者度決口引巨索游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來監洛河竹木務歷年不敘伐閱特遷太常丞帝欲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元豐初名判武學以李定論罷歸哲宗名爲宗正丞未行卒年五十四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爲之序天下後世識與不識皆以斯名爲稱情嘉定十三年賜謚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程頤字正叔天性嚴毅由踐履中入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年十四五便銳然欲學聖人十八上書闕下勸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見胡瑗問顏子所好何學因著論畧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善學者必先明諸心知所往

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始以信道篤則行之果而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顛沛必出於是居之以安久而弗失則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請事斯語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後人不達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其爲學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强記巧文麗辭爲工與顏子所好者大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處以學職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元祐初司馬光呂公著疏其行義謂頤言必忠信動遵禮法有經天緯地之才制禮作樂之具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哲宗授以西京國子教授尋召爲秘書郎崇政殿說書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善教其子弟亦必延名德之

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可不慎哉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復留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既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見上折柳戒曰方春草木發生不當損其生意又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進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會冬至上未除喪百官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為慰既除喪有司請張宴聞樂頤言當因事張樂乃可若特設宴是喜之也詔皆從之帝累日因瘡疹不御邇英頤詣宰相問安否曰主上有疾大臣可不知乎若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頤與蘇軾議論素不合會頤門人賈易朱光庭合攻軾胡宗愈顧臨又詆頤不宜用孔文仲條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

子監久之加直秘閣董敦逸復擿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臨以百金不受徽宗初徙峽州俄復其官自以首被大恩不供職何以仰承德意遂受一月之俸致仕復奪於崇寧卒年七十五涪人祠之於北巖天下皆稱伊川先生紹興初贈直龍圖閣錄其孫易爲分寧令嘉定十三年賜諡正公寶慶初錄四世孫爲籍田令淳祐初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其學本於至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準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爲儒者惟綴緝聖人遺書傳之後世庶幾功業有補所著易春秋傳至今宗之

侯師聖字仲良即其母舅華陰侯無可之孫卒業其門後居
三川多識賢公卿大夫而熟觀兩先生之德行安心篤苦守節
不移至於講論經術通貫不窮商畧時事纖微必察有論語說
及雅言一篇
胡瑗字翼之海陵人斯精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未嘗求仕
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因范仲淹薦以白衣對崇政殿
授校書郎與鎮東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鍾磬各一簴
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
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
之仲淹經畧陝西辟爲丹州推官移保寧改湖州教授瑗教人
有法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
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游者嘗數百人是時方尚

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
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
邊防水利之類。科條纖悉備具。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
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慶曆中名兼諸王宮教
授辭疾不行朝廷下湖州取其教法著爲令後爲太子中舍致
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鍾律畢名瑗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秘閣命
兼太常主簿亦辭歲餘授國子直講既居太學其徒益衆齋舍
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四五隨材
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皆知所從游
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乞骸歸老
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爲榮卒詔賻其家
劉絢字質夫其先常山人祖舜卿爲虞部郎中家河南父師旦

朝散大夫絢生質明粹天性孝友長而溫裕自髫齔時已有老成器結髮即事二程先生外雖溫然可親遇事剛毅自立其質之美而學之力也如此以蔭補壽安簿遷長子令所至所見其治行狀曰其縣令也元祐初韓維薦其經明行修除京兆府教授王巖叟朱光庭又薦為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三子伯順

李籲字端伯洛陽人資識穎悟胸次閎肆開發與人交洞見胸臆其遇事如控六轡逐水曲舞交衢屈折如意二程氏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籲有力焉登進士元祐中為秘書省校書郎嘗記二程語一編號師說朱子愛其書謂籲所造尤深所得尤粹云先程子卒

朱光庭字公掞偃師人父其字伯晦第進士調樂洲簿知浙源縣發廩振給多所全活歷汝壽二州築外郭以環居民公私稱

使終光祿卿年七十一光庭誠明篤實行直而方少從孫復學春秋見二程於洛服膺其訓造次不忘以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誠意正心爲入德之方辭父廕登嘉祐進士調萬年簿歷修武桓曲縣令曾孝寬薦於神宗召見問欲再舉安南之師何如光庭對曰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益於治又問有所聞乎對曰陛下更張法度臣下奉行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受福矣除簽書河陽判官從呂大防於長安朝廷五路討西夏雍爲都會事倚以辦調發期會非肯不從使者怒求免大防爲之解元祐初司馬光薦爲左正言新法之罷多所論列山陵使蔡確先靈駕而行光庭劾其不敬并言章惇欺罔肆辨韓縝挾邪冒寵太后嘉其守正令擬言毋有所避遷左司諫與蘇軾不合奏軾發策試館職不當以媮刻二字

加於仁祖難名之盛德神考有爲之遠志太后謂詳覽文意是指今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而言非所以譏祖宗也乃止河北饑持節行視發粟振民議者莿以兵儲兆竭改左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拜侍御史論蔡確怨謗轉右諫議大夫給事中乞外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召還復爲給事中封還劉摯罷相麻制仍落職守亳歲餘徙潞州隣境饑日爲糜以食流民常至暮不暇自食遂感疾猶力出視事因禱雨拜不能興卒年五十八光庭天性純孝丁內外艱廬墓哀毀事叔父如父敎諸弟以孝弟後入黨禁胡安國嘗稱公挺與張天祺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者矣徽宗立復其官子純之假承務郎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號程門四先生登進士爲應城令胡安國提舉湖南學事行部至應城從良佐質

疑訪道禮之甚恭每見佐入謁安岡必端笏正立目送之徽宗初官京師名對忤旨謫監西京竹木場朱震來謁請教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震念日刻如此何由盡其講說已而舉了見齊衰者及師冕見二章言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應唯進退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其善啓發人類如此餘言載弘道錄不具述後以飛節坐繫詔獄祓官卒有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自幼不群讀書過目成誦比壯益自力不爲世儒之習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豪儁時程顥知扶溝縣事顥方倡道學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名酢職學事欣然從之得其微言登元豐進士調蕭山尉以葛入爲太學錄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陽兆縣

仁守潁昌俾爲府教授歷齊泉二州判官徽宗召爲監察御史累知汝陽軍和舒滁三州卒年七十一七子摛擬棣掞損揆拂其蒞官遇僚吏有恩人樂於自盡無敢慢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頤嘗對楊時稱酢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朱子言定夫積德重望皎如日星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有中庸易說詩二南義論孟雜解藏于家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猶未知學傭力于市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遂發憤從學初就業鄰塾教者偉其志頗勸勉之旋以文名一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適程頤歸自涪時繹年已三十乃往受業頤一見即以頴悟喜之娶以族女與尹焞友善頤嘗言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又言焞也魯繹也俊持守恐不及耳嘗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

然有得曰人能守此則無不可爲之事矣又爲座右銘以自警
大觀中新學日興言者誣頤倡爲異端焞與釋每左右之後不
仕而卒識者頗惜其早世云

尹焞字彥明源之孫虞部員外郎林之子自少師事程頤嘗教
焞敬以直內退而未達復請益頤曰主一便是敬有甚形
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
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若用此理身體而力行之則百事
不敢輕爲一毫不敢妄作至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阻當更無
計較也其篤實守道如此頤歿聚徒洛中士大夫皆宗仰之靖
康元年种師道薦其學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
靖處士以歸明年金人陷洛闔門被害焞竄山谷中得免劉豫
以禮聘又恐之以兵焞不從遂自商州奔蜀得頤易傳十卦於

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壻邢純拜而受之遂止於涪涪所謂易地也紹興五年侍讀范冲舉以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遣漕臣至涪敦遣六年始就道祭頤而後行至九江留司諫陳公輔復疏攻頤焞奏臣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旣深信之甚篤今使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設欲舍其所學是欺君父遂留不進宰相張浚上章薦焞令江州守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嘉曰焞可謂恬退矣轉秘書郎趣赴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上語執政劉大中曰焞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可以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翊善朱震疾亟薦自代趙鼎亦言可以繼震上曰聞其徵聘恐致見費力爾進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權禮部侍郎兼侍讀秦檜議和焞疏言本朝遭金之禍亘古

未聞。向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貳前徽宗寧德凶問遠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忘不共戴天之讎。欲與之和。臣竊痛之。又聞檜書。言和議一成。則彼日益強。我日益怠。侵尋將削。天下有分崩離析之憂。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彊。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幸甚。疏與書皆不報。焞固辭新命改徽猷閣待制復奉萬壽觀祠又辭有五當去無一可留之理以提舉太平觀致仕卒年七十二是時學于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其莊敬仁貴質直弘毅不欺暗室於聖人六經之旨耳順心得如出諸己者鮮故頤嘗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于世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自少穎異及長天資夷曠不爲崖異矜絕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始終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登熙寧進士調汀州司戶不赴往師程顥及歸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顥卒時設位哭之寢門以訃告同學者後又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門外雪深一尺矣時嘗疑張載西銘近於兼愛與二程往復辨論卒聞理一分殊之說杜門力學者十年始出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諫官張舜民薦除荊州教授浮沉祿仕不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公卿大夫皆尊信之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往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宣和五年蔡京因傅國華薦名赴都堂審察以足疾辭六年再召爲秘書郎詔旨敦迫既至遷著作郎面對奏曰堯舜允執厥中成湯

執中先朝熙寧紹聖崇寧皆反之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時疏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固根本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人懷異志一有緩急禁軍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時因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又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金人入攻時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聳動觀聽漢之汲黯其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并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可以制勝且謂

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方田免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亟宜去此三者。又上言今勤王兵四集而不立統帥。雖李郭以九節度之師不免敗衂。况諸路烏合之衆哉。至如童貫等。死有餘辜。朝廷置而不問。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入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極言三鎮不可割。欽宗立復抗疏言。金人駐磁相。破大名。越數千里犯人國都。此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反割三十州之地與之。是助寇自攻也。又聞挾肅王以去。此敗盟之大者。宜以爲問。責其負約。又姚古救太原擁兵不進。疏請誅之。皆不報。會太學生伏闕訟李綱。軍民集者數十萬。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紛紛。忠於朝

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上曰無過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蔡京人所切齒而論京罪者莫知其所本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無所不至今日之禍安石實啓之當時司馬光嘗言其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已大驗其著爲邪說故壞學者心術以塗其耳目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稱美漢文能露臺事安石乃言陛下能行堯舜之道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其後遂有應奉石花之事又見鷺詩末章所言本謂能持盈守成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安石倡爲異說以啓人主侈心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其邪說流禍至於今日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詔從之又言近日褒元祐黨籍未及呂

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言官未及鄒浩皆得次第牽復又著三經義辨請毀三經板時士子僎取科第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議論紛然諫官馮澥上疏力詆時遂乞罷諫省除徽猷閣直學士改待制提舉崇福宮高宗即位召為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尋兼侍讀三疏乞修建炎會計錄并恤勤王之兵及寬假言者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宮致仕卒年八十三諡文靖時德器早成淵源有自其推本孟氏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渡江以來東南學者推為程氏正宗晚居諫省僅九十日闢王氏排和議其功甚大或者以不肯去疑之蓋淺之也子五人迪力學通經亦嘗師頤最知名

羅從彥字仲素羅源人曾祖文弼祖世南父神繼從彥幼穎悟

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嚴毅淸苦篤志求道徒步往從楊時授業見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嘗講易至乾九四爻吿以聞伊川說甚善從彥卽鬻田走洛見而問之頤反覆以吿亦不外是乃歸卒業盡得不傳之秘嘗語以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須是著力來實見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愨不爲非義之事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且如東漢處士名節有間者多貴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相似以彼於道初未有聞故也方今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又嘗敎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蓋其所得

者如此時之增沙縣陳淵嘗請之必竟日乃返語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其與學術節眞南州冠冕旣而築室羅浮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以體驗天地萬物之理間謁時將樂溪上吟咏而歸充然自得著遵堯錄述祖宗以來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至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其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苟爲可恃必傳其子文武成康法度至明向使子孫世守其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治蓋君子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惟效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傷元氣則寒

然易使木傷蠹蝕則風雨易拆故內有林甫盧杞之姦則外必有祿山朱泚之亂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上世人才惟能如是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常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董仲舒公孫弘倡言經術唐韓愈柳宗元誇尚古文二者漸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其議論醇正類此晚始就特科授博羅主簿卒於官年六十四世稱孫章先生淳祐間諡文質一子敦敘

李侗字愿中劍浦人曾祖幹屯田郎中祖纁朝散大夫父渙朝奉郎侗生有異稟幼而穎悟及長孝友謹篤遊鄉校有聲聞羅從彥得河洛之學以書謁之畧曰道可以治心猶食可以充飽衣可以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爲謀之造次顛沛

其心常在於衣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倘不自量
知真儒有作誠存愛慕心甚冂體今生二十四歲茫乎未知所
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
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朝夕恐懼不啻於饑寒切身
急求充饑禦寒之具也從遊累年從彥授以春秋中庸語孟之
說嘗令侗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
之於天下之理曲折萬變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
亟稱許焉侗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能得其懽心
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姻戚或貧無以婚
嫁爲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宴如也接後學竭其淺
深必語以反身自得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
體認天理若得自然發見雖有私欲之心亦退聽矣又曰學者

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釋處雖以孔門諸子交相切磨日用之
間觀感而化多矣至於融釋脫落處恐非言說所及又曰讀書
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適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
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
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而不察其分之殊此所以流於疑似
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誦黃庭堅稱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
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
事廓然義理少進其語中庸一篇指要在中者天下之大本必
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卓爾之歎然後擴充而往無所
不通庶可以言中庸矣春秋所難言者乃是一事各發明一例
如觀山涉水踐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常人之心初未
到聖人灑然處豈皆能無失耶其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

國論事感激訓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立見敗亡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朱熹父松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之沙縣鄧廸嘗言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松歎以爲知言熹自同安歸不遠數百里往從學焉子友直信甫皆登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來迎因往見之至日疾作遂卒年七十一信甫仕至監察御史知衢州擢廣東江東提刑以特立不容於朝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佛後學易于郭曩氏郭氏世家附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盖象數之學也定後至京聞程頤講道于洛特潔衣往見遂棄其學而學焉得聞精義造詣深至浩然而歸適頤貶涪陵州與游泳北山之巖涪人名之曰讀易巖

靖康初呂好問薦于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右丞許翰又薦時定在汴詔宗澤津遣至維揚寓舍寠甚與中貴人降餽以衣食不受潛委金去定袖而歸之其操守自立類此上將擢用會金兵至不果定復歸蜀愛青城大義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敬禮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指所居曰譙巖卒之日有繪像祀之者後以易學授劉勉之胡憲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自幼强學日誦數千言與胡憲同鄉舉入太學自蔡京後伊洛之書不傳有求得之者每深夜同門舍生皆寐偕憲潛抄而默誦之已而厭科舉業歸見楊時請學即近郊結草爲堂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劉子翬往來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呂本中疏其行義志業特召詣闕秦檜

慮其持正論不肯引兒但令策試後省勉之知府不合即謝病
歸杜門不復出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爲開說聖賢教學之門前
言往行之懿所居白水鄉人稱白水先生賢士大夫自趙鼎以
下皆敬慕焉卒年五十九生平篤於友誼不妄取與婦家富無
子訣歸其貲不受令男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屬以後
事爲經理其家誨其子熹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也
劉子翬字彥沖韐仲子以父任授承務郎辟真定府幕屬痛父
死幾不能生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犯閩境與郡將張
當世盡計備禦賊不敢犯以執喪致羸疾不堪吏事辭歸武夷
山間走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
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姪珙英敏嗜學教之不懈所與
遊皆海內知名士朱松且死以子熹托之熹相見講學之外並

無雜言其期以任重致遠者惟熹而已少喜佛歸而讀易渙然有得以爲學易莫先於復而初九乃其工夫之要熹嘗請益即告以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乃已所得者一日感微疾謁家廟泣别其母與親朋訣付珙家事指已所葬處弁處親戚孤弱之無告者訓學徒修身求道凡數百言後二日卒年四十七學者稱爲屏山先生

胡憲字原仲安國從子幼即從安國學後遊京師得伊洛之傳朱熹父松屬熹令受學事之甚久賢士大夫高仰其操折彥質范冲朱震劉子羽呂祉呂本中共疏憲行義上特名之辟以母老及彥質入西府又言於上得賜進士出身授左廸功郎添差建州教授復不屈太守魏矼遣諸生致詔旨且札諭大義開譬甚力不得已就職時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

致仕參學政其徒大化凡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求監南嶽廟
久之起爲福建安撫司屬官撫帥張宗元嚴禁私鹽雖銖兩亦
重坐憲因告以爲政大體宗元不悅力請祠當秦檜專權諸賢
零落遂不復出檜死召爲大理司直至秘書正字奏金人大治
汴京宮室勢必敗盟元臣宿將非張浚劉錡莫能當之兩人方
爲積毁所傷未敢顯言其當用者憲獨言之供職僅半載即奉
祠歸卒年七十七學者稱爲籍溪先生
魏掞之字子實建陽人幼有大志嘗師胡憲登鄉舉禮部不第
遂不復出築室讀書傍以艮齋自稱艮齋先生汪應辰薦其賢
乾道中詔舉遺逸刺史芮曄復表其行誼召之掞之力辭陳俊
卿雅知掞之招致甚力乃以布衣陳當時之務勸上修德業正
人心發士氣爲恢復之本上嘉納之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錄

先時學官養望自高不與諸生接揆之至即增葺學舍日進而
教誨之人咸感勵未半歲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顥程
頤不報又請罷詞賦空言取人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則通
習世務亦不報喟然嘆曰上恩深如此而吾德學不足以感悟
聖意遂丐去會倖臣曾覿召還復累疏詆遺書陳俊卿責其不
能抹止語甚切至罷爲台州教授覿至國門外已久住于龍山
伺揆之去乃敢入既歸日居艮齋條理舊聞以求其所未至乎
君謹喪祭重禮法有從父客于南揆之千里迎養既死葬之如
禮仍字其孤建俗多生子不舉揆之爲文以戒全活者衆有不
葬親者爲白于官與之期約貧者周之無後者掩之遇歲饑爲
粥以飼依古法夏貸冬取自此諸鄉始立社倉與人交嘉其善
而抹其失接後進以禮苟有寸長必推挽而成就之惟訾其或

近於名病革毋祝之尚不巾不見戒其子勿以僧巫俗禮浼我素與朱熹遊至委以後事而卒年五十八贈宣教郎直秘閣平日趣向與熹相同乾道中熹被召將行聞挨之去國乃止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自少聞吳中陸子正學於尹焞因往從之由是專心聖賢踐履之學通六經貫百氏言動必以禮四方來學者亡慮數百人南渡後始倡伊洛之學於東南然未嘗著書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本體全於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註解已涉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隆興元年年五十始進士及第調袁州司戶參軍與劉朔俱以名儒薦對論龍大淵曾覿罪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大臣復薦召試館職爲秘書正字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歷著作佐郎禮部郎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因不往賀樞密張說出爲廣西提點刑獄

移廣東荆湘茶寇爲亂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鋭甚光朝乃自將郡兵檄摧鋒統制路海鈐轄黄進各以兵分控要害會徙將運副使留屯不去督二將邀擊連敗之賊驚懼宵遁亦聞其儒生知兵加直寳謨閣名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駕詣國子監命光朝講中庸稱善面賜金紫不數日除中書舍人封還曾覿所薦謝廓然内批改工部侍郎不拜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士論大服因引疾提舉興國宮卒年六十五

冊曰有宋道學肇自元公曰純曰正能德之中有開有繼人闡其風於千萬年仰止曰崇

弘簡錄卷一百七十六終

弘簡錄卷一百七十七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門世孫遠平校閲

道學　宋九之二

張載 弟戩 蘇昞　呂大鈞 弟大臨 子伯溫　李之才 劉羲叟附

朱熹 父松 呂祖謙　林之奇　陳亮

張載字子厚先世家大梁祖復真宗朝之給事中集賢學士父迪仁宗朝爲殿中丞知涪州卒遂不能歸僑寓鳳翔郿縣横渠鎮之南載自幼志節不群孤獨自立無所不學兼喜談兵康定間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爲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警曰名教中自有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知無所得乃反而求之六經嘗於京

師坐虎皮講易聽從者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有得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往師之翌日命撤坐輟講益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既罷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盡棄異學淳如也嘗曰吾學既得于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既使人有知則必有復明之理其以道自任如此登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為政每月吉召鄉里高年會于庭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問民疾苦及訓戒子弟呂公著薦于神宗召見訪問治道對曰為政必法三代不然終小道也授崇文院校書安石又問新政告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追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安石默然遂引疾歸屏居南山下敝衣蔬食危坐一室左右圖書俯

讀仰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記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與諸生講學務先以禮教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必求如聖人而後已自秦漢以來學者大弊在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呂大防薦其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始終論治唯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咨訪乃詔知太常禮院又與有司議禮不合仍引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卒年五十八學士許將乞加贈䘏詔賜一子館職生平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師法黜怪妄辨鬼神婚喪葬祭一本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嘗講上古井田之制欲買田一區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賦役退與其徒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以及學校之法皆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世稱爲橫渠先生所著正蒙西銘至今尊之

嘉定十三年賜謚明公淳祐元年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　弟

戩字天祺登進士調閿鄉簿知金堂縣誠心愛民養老恤窮勸以孝弟人化其德有小狎皆籍記之所至獄訟日少熙寧初爲監察御史裏行論新政言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李定邪諂詭隨芽蘖漸盛呂惠卿刻薄辨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誦君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笑公者不少矣遂稱病待罪出知公安徙監司竹監既至舉家日食不敢用笋其介德如此年四十七卒于官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素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張載學最久嘗推其文爲十七篇自謂最知大旨秦中賢士大夫多稱之後見二程復師事以卒其業元祐末呂大中以布衣

薦爲太常博士元符中炳上書言事得罪入黨籍邢等編管饒
州遇洛僧于尹焞之家頤訪焉問當初上書爲國家計耶爲身
計耶炳曰爲國家計耳忻然赴貶所尋卒
呂大鈞字和叔大防之弟登進士乙科與張載同年時正學廢
絕自載倡之後進敵於俗尚無有和者大鈞獨心悅誠服執弟
子之禮并請曰無厭倦久乃益親其學以誠明爲本禮樂爲用
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初授秦州司理改光祿寺丞知三原縣
因父蕡知巢州乞代入蜀移知巴西縣蕡致仕大鈞亦移疾不
行韓絳守公兗辟薦皆不赴居父憂一倣古禮不泥習俗遠近
之人習而安之服除不復有仕進意久乃起爲諸王府教授大
防知秦興大鈞求監鳳翔船務改宣義郎种諤伐西夏延使李
稷檄大鈞爲從事餽餉不繼諤將斬稷大鈞見諤以大義誚讓

之誤爲之屈未幾道得疾卒年五十二子義山傳其父學弟
大臨字與叔共事張載固守其學閑居必儼然危坐所養深潛
縝密博極羣書言論如不出諸口其行以聖賢爲法臨政愛民
文章幾及古人薄不肯爲載卒東見二程卒業焉初以門蔭入
仕復登科中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祕書正字嘗論選舉曰古
之選士以長育人才惟恐士之不多今之舉選以收擢爲恩惟
恐士之不務古以禮聘士故常恐其不至今以法待士故常患
其爭趨願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育才進藝定貢法以
取賢與能嚴舉法以聚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庶幾可漸
復古識者韙之范祖禹薦其篤信好學修身如古人可備勸學
未及用而卒所著有易詩禮中庸說行世子一省山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幼從父古徙共城布裘蔬食躬爨以

養年三十始至洛父喪哀毀盡禮葬父伊水上遂家河南雍英資天挺慨慷有大志始學於蘇門山百源之上堅苦刻厲冬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千古而未及四方乃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銜北海李之才之傳探賾索隱妙悟神契常著論曰先天之學心法也萬化萬事何莫不由心生心者理與數之會也吾觀天地開闢者爲天天有陰陽其中又分太少二者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是爲天之四象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四者天之所變也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萬物之所以感於天之變也靜者爲地地有剛柔其中又分太少二者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是爲地之四象水爲雨火爲風

土為露。石為雷。四者地之所化也。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萬物之所以應於地之化也。自此而性情形體參伍錯綜。此天地變化而生萬物也。萬物感於天之變。性者善目。情者善耳。形者善鼻。體者善口。應於地之化。飛者善色。走者善聲。木者善氣。草者善味。其所感各有不同。故其所善亦有異。至於人。則得天地之全。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蓋天地萬物。皆陰陽剛柔之分。人則兼備乎陰陽剛柔。故靈於萬物。而能與天地參也。人而能與天地參。故天地之變有元會運世。而人事之變亦有皇帝王伯。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為生長收藏。皇帝王伯。有易書詩春秋。為道德功力。是故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生長收藏

各相因而爲十六。皇帝王伯易書詩春秋。道德功力。亦各相因而爲十六。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此而天地之道畢矣。其言凡十餘萬世鮮有知其道者嘉祐中王拱辰以遺逸應詔授將作監簿穎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不至居皆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而怡然有所甚樂外人莫能窺也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靜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興至哦詩自娛遇春秋出遊城中一人挽小車惟意所適士大夫家爭相迎候下至童孺廝僕皆驩相語曰吾家先生至矣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仕宦道洛者或不之公府必之雍一時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熙寧新法行州縣吏多投劾去門生故友皆貽書訪雍雍

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
矣投劾何益耶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郎元祐
中賜謚康節生平清而不激和而不流與人交久益尊信程顥
初侍其父識雍論議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
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常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好事者務高
其所為至謂雍有玩世意又謂雍能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
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或者
未必然也臥病時司馬光張載二程晨夕候之卒葬先塋顥為
銘墓稱其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有皇極
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擊壤集子伯溫 伯溫字子
文以河南尹與部使者薦特授大名助教調長子縣尉敗西京
教授初司馬康素以伯溫為可託康卒子植幼伯溫至官進植

諭之曰温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康受教力學不懈卒有立伯温秩滿當赴闕章惇方用事以嘗事康節欲用之至則先就吏部擬官而後見惇除監永興鑄錢監方西邊用兵從俑者得累數階伯温以職事當行輒推同列秩滿惇猶在位伯温義不入京從外臺辟環慶帥幕應詔日食上書徽宗累數千言大要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後入邪等出監西嶽廟久之歷靈寶芮城二縣丁憂服除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復避童貫移知果州請蠲歲輸遂南諸州綾絹絲綿以寬民力擢提點成都路刑獄盡載家屬以往會賊史斌破武休關臨漢利州將窺劍門伯温與帥臣盧法原合謀拒守賊不能入蜀人德之後終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年七十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

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恭確義邪投之死地有何足惜然君爲宰相當以厚待此事惟范忠宣有文正餘風故深知之恒欲薄確罪言既不用退而行詞命然後去乃仁人長者之用心也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能無過以貽後日搢紳之禍由不知國體故也。趙鼎少從伯溫遊紹興中嘗爲相乞行追錄贈秘閣修撰所著有河南集邵氏聞見錄皇極系述宣仁辨誣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近百卷三子溥徽猷閣待制博祕書郎傳朝請知郡

冊曰天挺人豪實惟我祖方盛知衰可行且止在洛居安避蜀全美貽厥孫謀千古是倚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少時能爲古文章語直意遂不肆不窘足以蹈及前輩既而師事河南穆脩受其易學脩受之种放放

受之陳摶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登天聖進士主衛州獲嘉縣簿權共城令躬叩郃雍之門知其好學篤志亟勞苦之孫言簡策之外未有所通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問物理之學乎他日又曰物理過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乃先示以陸淳春秋欲以表儀五經俟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雍後竟以易名世之才爲人朴直自信無少矯厲器雖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勸宜少貶以圖進獨石延年謂曰時不足以容君盍不早棄再調孟州司法參軍州守范雍亦莫之知會雍建節延安人皆遠送出境之才獨以故事別于近郊雍後謫安陸見之洛陽前送者曾無一來雍始恨相知之晚尹洙因延年薦於中書舍人葉道卿稱其年幾强仕安於卑位無仕進意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

必過人遠甚恨貧不能決意而歸知之者當共成之延年又謂今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苟遺若人其學益衰道卿乃為之改大理寺丞為緱氏令未行會延年募兵河東辟為澤州判官授劉羲叟以曆法轉殿中丞母憂除喪暴卒邵雍表其墓曰聞道君子

劉羲叟字仲更澤州人從學李之才強記多識精於算術兼通大衍諸曆初試大理評事權趙州軍事判官歐陽脩薦其學術令專脩唐史律曆天文五行志母喪就家編纂改著作佐郎書成擢崇文院檢討皇祐五年日食心適遇胡瑗鑄鍾弇而直聲鬱不發又陝西鑄大錢占與周景王時同羲叟言此所謂害金再興上將感心腹之疾已而仁宗果不豫又月入太微占後宮當有喪未幾張貴妃薨至和元年日食正陽客星出于昴應在契丹宗真果死世稱其曆法遠出古今有楊雄張

衡所未驗者實之才授之也已未嘗病自言及秋必死擇地於父冢旁以語其妻至期果卒妻如其言葬之所著有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曆春秋災異諸書

朱熹字元晦婺源人父松依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松字喬年第進士胡世將謝克家薦除祕書正字趙鼎爲相進校書著作郎常同又薦陞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中以論和議忤秦檜風御史言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天之上有何物父異之授以孝經題其端曰不如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端坐以指畫爲八卦慨然有求道之志年十八貢于鄉登進士調同安簿選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已治人之道禁女婦出家爲僧道旋請祠監潭州南嶽廟孝宗即位三上書首言帝王

之學不可不熟講陛下鐃德之初親御餘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老釋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必先格物致知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矣次言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今乃以講和之說誤之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絶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强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再次言監司守令本原之地在朝廷不可以不加意今乃姦贓很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則夫倘在勢者豈無其人乎隆興元年入對又言陛下雖有生知之資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次言

君父之讐不共戴天今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
勝因陳古先聖王强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除武學博士旣而
與洪适論和不合丐歸乾道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
內艱免喪梁克家特申前命又辭詔獎其安貧守道廉退可嘉
改主管台州崇道觀熹自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
年始拜命龔茂良薦授祕書郎力辭復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
年史浩起知南康軍至郡興利除害値歲旱講求荒政勸人出
粟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
論奏復白鹿洞書院創立學規人皆遵守明年大旱應詔條具
民間利病熹上疏畧曰人君恤民之本在正心術以立紀綱然
而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無
黨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亦不能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

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陛下獨與一二近習之臣朝夕謀議上以蠱惑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私其人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毁公肆擠排交通貨賂盜弄威福所謂宰傅賓諫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未嘗敢一言斥之其甚畏公論者畧警逐其徒黨旣不能深有所傷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使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輩陰執其柄上讀之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引疾請祠陳俊卿薦之甚力趙雄爲帝言士多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譽之愈多

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用其長使漸嘗事任能否自見上以
爲然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錄前救荒之勞加直祕閣辭
以所奏出粟人未推賞俟賞行始受職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
修德任人之說言陛下初常遴拔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
能盡得其人又不復廣取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者以充其位
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
日輕陛下又慮其勢有所偏重因以壅已復時聽外廷之論將
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
正朝廷之大體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不知
士大夫之進見有時其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
孰若近習從容無間其便嬖側媚既足以蠱心志而伎術附會
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內勢日重雖欲兼采公

論而外勢日輕重者旣挾以濟其所欲輕者又借以恣其淩滑惟陛下了無所得獨受其弊何怪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乎上爲動容命近郊大饑守相王淮奏改浙東提舉即日單車就道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比至則米舟麕集矣熹又日鈎訪民隱按行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多自引去所部肅然蓋革丁錢和買役法榷酤政有不便於民者悉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上語王淮曰熹之政事却有可觀時蝗旱相仍前後奏請稽緩後時熹不勝憂憤復奏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其次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漕臣依條檢放宰職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各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

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然肖者不止於郡縣而上及於國家也熹行部至台州台民訟知州唐仲友者以百數熹訊得其實連上章劾之上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實王淮與仲友同里且姻家頗忿怒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提刑新命轉以授熹辭不肯拜乞奉祠適陳賈除御史偕鄭丙力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指言近日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遂奉祟道祠者五年淮罷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入奏言近年刑獄失當經總制錢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積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何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陛下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

變側媚反居腹心寤寐英豪非不切而姦邪肩繆反叨政柄非不樂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塈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讐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果天理耶敬以充之不使少有壅閼果人欲耶敬以克之不使少有凝滯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後天下之事將惟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初熹赴召或勸以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愼勿爲言答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君乎及奏上諭久不見卿今當處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除兵部郎官以足疾辭丐依舊職改直寶文閣主管嵩山崇福宮又上封事言天下大本者一今日急務者六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凡飲食衣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

一不預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不得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果有如此之功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至於左右近習前所面陳者雖蒙聖慈開諭然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民膏血以奉軍儲士顧未嘗得一溫飽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以圖進用至使宰相不得議制置得失給諫不得論除授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心以正朝廷者未能如古聖王也至於輔翼太子惟王十朋陳良翰號能稱職此後不過邪佞儇薄憸妄之輩所講所讀姑以應文備數未聞有箴規之效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直以宦官數輩從容朝夕陪侍遊燕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非所以嚴豫教也至選任大臣必得剛明公正

之人而後可任天下之事陛下豈不知之直以左右便嬖恐妨已事多方排擯惟取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臨事決可保其不至妨已然後任之是以除書未出物色先定姓名未顯中外逆知必非天下第一流人物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反皆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好惡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雖有作姦犯法未能深割私愛勇付外廷是以紀綱紊於上風俗弊於下甚者金珠爲脯醢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有一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群議衆排指爲道學加以矯激之罪必使無所容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若夫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爲相盡取版曹歲入窠名

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輸之內帑顧以有名無實積累拄久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使經費闕乏督促日峻中外承風競爲苛急而內帑之積二十餘年以來認爲私藏典以私人宰相不得節其出入版曹不得考其存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凡諸將求進必先掊尅士卒以自結於權倖而後姓名達於貴將貴將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而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然後具奏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誠以爲公薦豈知其論價輸錢爲債帥哉彼有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氣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否則徒爲文具而天下事愈不可爲矣疏入夜漏

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中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力辭改祕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卽位除詔獎諭擢知漳州奏罷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俗未知禮揭古喪葬嫁娶之儀以示禁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及女不嫁而菴居者令朝議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後不果行子喪請祠復主管南京鴻慶宮翊善黃裳自言學不及熹與彭龜年奏乞召爲宮僚御正謂非不知熹恐其性剛不合反爲累耳乃差知潭州申勅屬郡令嚴武備遣人諭洞獠以禍福職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明敎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赴行在因奏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前日未嘗有求位之心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念願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意充未嘗忘

親之心以致溫凊定省之禮會趙彥逾按視山陵言會稽土肉
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別求吉兆有旨集議上言壽皇聖
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
不報有旨修葺東宮欲徙居之熹奏此必左右近習倡爲邪說
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
之心亦恐壽皇在殯興作土木神靈或有未安又聞太上皇后
懼忤太上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聞內禪之說此又
慮之過者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將有借其名以造謗
生事者此又臣所大懼願陛下明詔大臣首能修葺則就慈福
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使麤可居又願下詔自責減省輿衛過宮
之日暫變服色如唐肅宗改服紫袍執控馬前以伸負罪引慝
之誠則太上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至若朝廷紀綱則

願嚴詔左右勿預其實有勲伐而褒賞未愜者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一以委之大臣使反覆較量酌取公道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疏入不報又勉上進德疏言願陛下於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玩經史近儒學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賜以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又奏禮經與勅令子爲父嫡孫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代之執喪自漢文之後獨我壽聖皇帝超出萬古陛下以世嫡承重服制宜遵壽皇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

禮律且使先志之美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今孝廟升祔復議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大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然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室神宗既奉僖廟以爲始祖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不聽除爲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辭不允上疏論劾韓侂冑居中用事防微杜漸間不可忽御批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可除宮觀以爲寶文閣待制問辭州郡差遣依舊提舉鴻慶宮沈繼祖誣以十罪落職罷祠慶元五年致仕六年三月卒年七十一臨沒正坐整衣冠遺書勵其子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家故貧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徙建陽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遠至與共豆飯藜羹登第五十年仕秩九考立朝

纔四十日羣禁嚴錮猶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笑而不答其爲學必務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乃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學庸章句或問語孟集註大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程氏遺書伊洛淵源及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皆行于世及將之役有言其徒送僞師之葬四方會聚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下令隨處守臣約束嘉泰初學禁稍弛詔復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佗胄死復遺表恩賜謚曰文嘉定二年贈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

徽國公淳祐初從祀孔子廟廷以其學所語孟訓說立於學官有文集百卷生徒問答八十卷別錄十卷黃榦稱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語錄道錄弘世以爲知言子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

册曰天作斯文開來繼往朱惟肇其厥先呈象一朝一夕何能勉強莫惟今時儒蹤絕軼

呂祖謙字伯恭好問孫居婺州蔭後登第復中博學宏詞教南外宗學改嚴州教授內艱居明招山四方學者爭趨之倡明道學爲一代宗師除太學博士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至於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又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其嘗試僥倖之說不得以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成矣召試館職文特興美擢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

考試禮部得陸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崇道觀召除祕書郎李燾薦同修徽宗實錄而對言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主上所侵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譬如人之關鬲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其遠過者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故於俶擾艱危之後人心牢固無纖毫可虞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歸命纂皇朝文鑑除直秘閣尋主管沖祐觀卒年四十五嘉定九

年賜謚曰成祖謙孝友恬淡晚更德宇寬洪語載弘道錄真德秀言其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所修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有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諸書學者稱爲東萊先生寶慶二年錄子延年以官景定二年封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庭

林之奇字少穎侯官人甫冠從呂本中學于關中鄉舉赴禮部試行至衢州以不得事親翻然而歸向學益力本中奇之從學者踵至登紹興進士調莆田簿長汀尉召爲祕書正字轉校書郎時猶用三經義之奇亟請罷斥上言王氏三經比之王何之罪深於桀紂正孔孟所謂邪說詖行淫辭之不可訓者也或傳金人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言久和長戰人情之常故彼常以虛聲恫喝示我以欲戰之意非果欲戰所以堅吾和也吾果欲

與之和空無憚於戰則其術常在我矣以痺疾乞外由大宗正丞提舉閩舶奉祠家居自稱拙齋呂祖謙因之受學卒年六十五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楊子講義道山記聞行世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喜談兵下筆數千言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奇其才歎曰國士也延為上客葵入參政令亮偏交當世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大學中庸令究心性命之學隆興初領解額會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因上中興五論不報退修于家學者多從之益力學著書嘗圜視錢塘見地下於西湖喟然曰城可灌也淳熙五年亮更名同上書孝宗畧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一旦挈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有所係屬而正氣

鬱遏。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自檜倡邪議。至今三十年。君父之大讎。不復關念。若而陛下奮不自顧。志於殄滅。而隱忍逡巡。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相殺。舉一世皆安之。孔子獨以爲三綱旣絕。人道遂爲禽獸。義不能以一朝安。故發其志於春秋以懼亂臣賊子。使學者誠知孔子之道。當導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今金人植根旣久。不可一舉而滅。國家大勢未張。又不能一朝大舉。故人情皆便於通和。通和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妄人所甚便也。何者。凡今日之指畫。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今日之大言。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人才。固必以用而見其能否。兵食亦必以用而見其盈虛。使兵端一。

開則其跡殆矣昔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相安於項項因循陛下又樂見群臣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雖有超群出衆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老將至矣往時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使人不知所備故兵無日不可出今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大國徵兵聚糧文移往反動涉歲月此豈能歲出師哉然使此黠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昔晉楚戰於鄢欒書謂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亦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後晉楚弭兵于宋又謂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故雖成康太平猶四征不庭張皇六師此李沆所以不願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

以惰人心。失策甚矣。何不倡明大義。慨然與金絕。既扶乘輿衛。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讐。以振天下之氣。動中原之心。雖未出與人。心不敢怖矣。從而東西馳驟。虛實相補。征安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廢之大。不御而自退。宿存度外之士。奮然而起。惟皆下之所任耶。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其人才各盡心於所事。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一與門方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下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聚絕世之備功。天子孫夜以義理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雖能使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然而契丹抗衡。分爲

南北兩敵苟徹澶淵之役幾何不寖弱乎故仁宗增幣之事富弼謂天下強弱之勢不操於我國而反屈於外敵乃深以為恥終身不敢自論其勞幸而其君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勸農桑務寬大憂郡縣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其後進羣臣之說欲更法易令而廟堂輕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輕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此所以不能洗國中之恥而卒發神宗之大憤也王安石首進正法度之說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天子別行封椿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輙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寄於

宦豎。而豪傑恥於為役矣。徒見今日方冊。明日保聖。毅然南征
北伐。而天下之勢。實未作振。所為不知立國之本末者。不足與
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南渡以來。大
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以為輕重有無。如趙鼎
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其罪可勝誅
哉。陛下憤勵復讐。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
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
足以支一旦之用也。又以繩墨取人。文法涖事。人才日以闒茸。
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應度外之求也。且夫吳蜀天
地之偏。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
地。自五代時被兵最少。其風俗自來華靡。今士大夫又從而治
園囿臺榭以樂其生。上下晏安。稱為樂國。山川之氣。發泄無餘。

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公卿將相大半皆江左閩蜀之人場屋稱雄又多文墨小技陛下擇已耗之氣用日衰之士鼓一方習安脆弱之衆欲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荊襄之地楚始以虎視齊晉終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光武起於南陽又二百餘年先主奮於荊楚又百餘年東晉南渡往往倚以爲强梁竟以此代齊自此歷隋與唐以至本朝未有五六百年氣蘊而不發者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從周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眞宗東封西祀實本朝太平極盛之時後六十年神宗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又六

十年丙午丁未適遇靖康天獨啓陛下於是年今去丙午丁未不過十年陛下可不思以應其變乎臣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議論皆不足以起發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治亂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然可攷如倍今世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又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書奏帝將擢用爲大臣所沮乃命赴都堂審察復問所欲言亮落落不少貶待命十日又上書其三言藝祖用天下士人以易武臣因本朝以儒立國之意至今日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反其道以教之

作其氣而養之。使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自其變通之道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决不能一一聽之書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爲社稷計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歸益厲志向學值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車駕欲幸建康光宗由潛邸判臨安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觀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不待智者知其必不濟也。陛下天年已高馳驅運動誠非所宜何以不於此時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唐肅宗命廣平王故事時將內禪不報在廷交怒以爲狂

惟未幾光宗策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擢進士第一上素知其人大喜曰殆天留以遺朕也孝宗在南内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將欲大用授建康府判官未至一夕卒亮生平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爲布衣薦士惟恐弗及然性豪俠輕財貨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常不較屢遭大獄瀕死者再以君相明察憐其才得免卒之後葉適請于朝錄一子官端平初得謚文毅再官一子

弘簡錄卷一百七十之七終